



冬柳

邓华乔(金乡县)

寒风剥去了你的绿裳
枝条却仍如丝弦,垂向大地
没有了叶的遮掩
筋骨在蓝天下,舒展成了
倔强的诗行

你站在汽修场的喧嚣里
与机油味、车鸣音为邻
把嘈杂揉进枯瘦的枝桠
根,却深扎在水泥缝的泥土中
守着一方小小的天地

曾在春日拂过堤岸的软风
曾在夏夜摇落满池的蝉鸣
此刻都藏进沉默的枝干
你不是温室的花木
是市井里扎根的行者
等一场春风,便会抖落寒霜
让嫩黄的芽咬破冬日的茧
再把千丝万缕的温柔
还给人间

寒冬

陆水德(浙江省)

冷风,在暗影里打量着我
像一只伏下身的兽

雪,在沉默
大地也在沉默。风未至
阳光如沉睡不醒的狮子
蜷伏在天的深处

冰凌封住枝芽,像一纸密语
投向星空的远方

它等待
太阳的回眸
那一声温柔
将扫去这洁白的沉寂

未尽之蓝

王澹淇(浙江省)

光屑把云彩一层层渲染
最后一缕在我指间弯曲
天空吐出蓄养多年的蓝
所有色彩都在黄昏时刻臣服
庄周的蝶
翅膀在整个下午不停扇动
云朵习惯了遗忘
把轻纱画在穹顶的倒影里
风收起反复无常的承诺
暗影从叶的缝隙漫出
不肯休眠的琴弦
持续拨弄渐厚的暮色

冬阳

吕玲(徽山县)

你流露万千温柔
自昨夜西北袭来一场凛冽之后

抚摸法桐树一夜败顶的头颅
让它重新高举出一种姿态
一如举起斑斓目光的你

你巡视了空巢家园
候鸟们已然沿各自航线逃离
你也握了握清洁工的手掌
思虑能否缝合那些皴裂开的缝隙

你还进了校园,轻轻拍少年后背
他们跳跃和奔跑时的朝气
冒热气的笑脸,与你的模样
多么相像

而所有被你光顾的
无须提前向你点头、微笑致礼

姑娘家的枣树

田新柱(嘉祥县)

老院子早已坍塌成
一粒枣核
卡在
时间的喉结处

记忆的大门内侧
南北种着两棵枣树
每年结一树的红灯笼
风一吹,簌簌落进我的梦里

姑娘,你藏起的
所有落日
仿佛还在母亲的箱柜里
带着淡淡的鬻枣酒香

哦,姑娘
当老枣树在若有若无的秋风中
放飞一枚枚黄叶
那是你写给你甥儿的信么

行香子·岁月如歌

王义(济宁高新区)

细风摇影,梅月盈窗。
星朦胧,白露凝霜。
花姿昂首,缕缕飞香。
一世芳名,清魂魄,气幽长。

人生得意,不负荣光。
看今朝,文采飞扬。
诗词歌赋,且诉衷肠。
煮酒烹茶,月邀醉,梅举觞。

冰山上的来客

孔令奇(徽山县)

慕士塔格峰,在帕米尔高原
西昆仑山脉中高度位列第三,却
被塔吉克人尊为“冰山之父”。
这是一座顶部平缓而庞大的雪山,
其大面积冰川形成的湿地与
河谷,滋养着高原的广袤土地。

行驶在喀喇昆仑公路上,常
能从不同角度望见慕士塔格的
身影。尤其在途经塔合曼湿地
时,巍峨的峰影在晨雾中若隐若
现,给人以强烈的视觉震撼。

我们此行探访的,是海拔
4600多米的慕士塔格冰川公
园。从景区门口望去,雪峰在晨
曦中静静矗立,巨大的冰顶半隐
于天际。四周没有群山的簇拥,
更显其伟岸与孤傲。

观光车沿平缓山坡前行,土
拔鼠们正旁若无人地晒着太阳。
它们早已适应高海拔的严酷环
境,似乎也对往来的游客与车
辆习以为常。

在距离冰川最后一公里处,
人们开始向上攀登。此处的海
拔极易引发高原反应,不少游客
选择骑马前行。我放慢脚步,累
了便吸口氧气——反正剩下的
路已不长。抱着这样的心态,我
与同伴们边走边拍,谈笑之间,

慕士塔格冰川已映入眼帘。

抬头望去,冰山之巅在阳光
下泛着凛冽寒光,顶峰仿佛近在
咫尺。这真的是在景区入口望
见的那座冰山吗?那高耸入云
的巍峨感去了哪里?眼前的冰
川,坚硬的冰壁如巨墙横亘,积
雪被自然之力雕琢成形态各异
的坚硬浮雕。时光在此仿佛凝
滞,连阳光也显得惨淡。冰壁融
水汇成一泓碧潭,潺潺溪流顺着
石缝向山下而去,为这冰冷雪山
添了几分温柔。寒气砭人肌骨,
我顿觉衣衫单薄。不敢久留,匆
匆拍下几张照片后,便骑上塔吉
克青年的枣红马,结束了这次与
冰川的短暂“会晤”。

走出景区,再次回望方才踏
足的雪山冰川,“冰山之父”已恢
复其伟岸壮阔的模样。

归去后的日子里,我常想起
这处冰川——它不过是高原众
多冰川的普通一隅,奔腾的叶尔
羌河与塔里木河,想必都发源于
此。“水利万物而不争”,它自雪
山而来,昼夜不舍,奔流不息,由
涓涓细流终成浩荡之势;它滋养
一方土地,孕育生机与文明——
这便是自然的神奇力量。

冬街碎影

郑多多(徽山县)

晨雾携着寒意,缓缓漫过
街角。路灯还凝着半盏昏黄,
光的边缘在雾中微微晕开。街
边的树枝赤裸地伸向灰蒙蒙的
天空,几片枯叶挂在梢头,被风
卷着打旋,悄然落下。整条街
便铺了一层碎金似的,踩上去
沙沙轻响——那是冬日街道最
早的私语。

沿着东风路慢慢走,满街
的落叶让空气都显得蓬松而温
暖。早点铺的蒸气裹着烟火气
涌出来,熏得人眉眼温润。卖
豆浆的大爷掀开铁桶盖后,醇
厚的豆香随即飘散开,勾得行
人不由放慢脚步。穿校服的少
年背着书包匆匆跑过,衣角扫
过路边的月季丛,带落几片沾
着晨露的花瓣;提菜篮的老奶
奶慢悠悠踱着步,亮着嗓门和
摊主说笑,惊得枝头的麻雀扑
棱棱飞起。裹着厚羽绒服的人
们缩颈赶路,围巾掩住大半张
脸,只露出一双双带着倦意却
清亮的眼睛……

午后的阳光总算挤出云层,
却没什么力气,只在地上投下浅
淡的光斑,薄纱似的。街边橱窗

贴着红艳艳的窗花,里头展示着
厚实的毛衣与棉鞋。暖黄的灯
光从玻璃后透出来,与街面的清
冷无声交融,反倒生出一种温柔
的对照。地上还留着昨夜的薄
雪,被日光晒得微微发潮。几个
孩子戴着手套在广场上追闹,雪
球飞在空中,笑声脆生生的,又
一次惊起了檐上的麻雀。

傍晚时分,路灯一盏盏亮
起。我骑着电车行在镇中街,供
销大厦门口依旧人来人往。橘
黄的灯光落在行人肩头,照见一
身的疲惫,也照亮了归家的方
向。商铺的霓虹渐次闪烁,与路
灯的光交织在一起,在路面流淌
出碎碎的、斑斓的影。寒风偶尔
呼啸而过,拍在橱窗上发出轻
响,为冬夜添上几分萧瑟,却也
卷着无处不在的烟火气——那
气味的暖融融的,让人心安。

冬日的街景,没有春的繁花、
夏的浓荫、秋的桂香,却独有一
份清冽的温柔。寒风里的豆香、
雪地里笑语、夜色中的暖光……
这些寻常日子里的细碎暖意,悄
然淌在街巷的每一处褶皱里,静
静熨帖着每个路人的心房。